

记得学种田

●洪昌成

记得十八岁那年，初中刚毕业，父亲让我参加生产队劳动。

农活是一门深奥的学问。社员们常说，柯犁打把，做秧田“哺”谷子，样样在行，这才算得上合格的农民。尤其是种田这门活儿，在社员们的心目中是最敬畏、最神圣的。

要想学会种田，首先得学会拔秧。早春的夜睡得真香，母亲将我入睡梦中拽起。外面一片漆黑，我挑起畚箕，捎上一捆稻草，跟着父亲来到靠近山脚的秧田。田间三三两两的社员已在稀里哗啦地洗秧了。我挽起衣袖和裤腿，蹚进冰凉的水中，伸手就去拔秧。一把揪下去，水嫩的秧苗在我的掌心不是折了腰就是蔫了脑，其中还断了好几根。父亲与老农们就教训起来：“人要蹲下去，屁股不能翘起来，两手要放平，一下只能拔四五根，秧根不能带着泥丸……”我心里嘀咕着：这么讲究规矩，这秧还不是要种到田里去吗？何必那么干净……而我拔的秧又偏偏带着那么多讨厌的泥巴，提起来两手沉沉的。于是我就使劲洗得“嘟嘟”响，搅得秧田浑水浊浪，泥浆溅到了别人身上。父亲见了板着脸教训道：“洗秧不能发声响，要不轻不重，干净利落。拔秧要做到既快又齐，就像卷布似的，种田时又将‘布’一层层地展放出来……”他一边絮叨着，一边在旁示范。只见他两手左右开弓，三两下拔满了双手，在水中轻轻一沾，提起一甩，再抽一根稻草一拧，就成了一只好看的秧。这秧把既干净又整齐，且没有一根秧苗损伤。我真恨自己这么笨手笨脚。拔了一会儿，只觉得两腿发软，真想坐下歇口气。不知不觉屁股已浸湿了大半，大家都笑我尿裤裆了，我的脸在一阵阵发烫。

天色渐亮，生产队长过来要检查我们小伙子拔的秧，他在秧田里提起两只不同的秧，对着众人嚷着：“这是谁拔的秧，像蚂蚁上树似的……秧苗都被捏‘熟’了，种到田里怎么成活……”他的一番话，真令我汗颜，至今还深深地烙在我心中。那时，我暗自发狠，非要学会拔秧不可。

太阳刚出来，我们将自己拔的秧整理到畚箕中，挑到大田里打好（即将秧把按一定距离抛向田中），匆匆回家吃早饭。

种田得学会“瞭汰”。最初我觉得这是个新名词。后来才明白，即在大田中间开种第一趟的人。我们生产队里没有几个后生会“瞭汰”的，会的都是生产队的佼佼者。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买不到牵田绳（塑料绳），只是在大田的两端插一根短棒，或在田岸上搁上一只秧把作为坐标。“瞭汰”的后生眼力准确，手脚灵活，方寸不乱，种得又快又直，无论田有多少长度，不偏不倚恰好对准另一头标杆，就像画家在一张大白纸上画了六道笔直的绿线，让社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瞭汰”的快种到彼岸田头时，等候在田头的男女社员们再按快慢顺序挨个儿下田开种。老农们都说，要管得住自己的“六株头”。意思是一行六株，间距和行距都要对直，不能弯弯绕绕像打龙灯似的，抢占了人家的地盘，就会影响到别人。如果种在前面的田人行稍出现了一个软弯，跟在后面的人就会种出个小弯，种在最后的就成了个大弯。路人见了就会说，这一丘田“倒汰了”！整个生产队的社员就会失去面子，而且摸田草、喷农药、施肥等操作也极为不便。

我初学种田时，的确管不住自己的“六株头”。种着种着，忽觉田行宽起来，一数只剩下五株了，不知什么时候丢掉了一株，真倒霉；于是悄悄地在中间插上一株，被人发现了，都笑着说：“种田师傅，插行当肚。”此时，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种田的规矩很多，也非常辛苦。社员们常说“种田好种，开头难”，就像写文章，要来个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有个良好的开端。那怕田度最长，也得以自己开的头为准绳，否则就会出现“盘头”、“倾斜”、“绕弯子”等毛病，人家也跟着你倒霉。种田还得讲究个姿势，人的身子要呈半蹲状，头要昂起，眼睛要照看前面；屁股要蹲下，两脚要随种田的速度平稳地往后退。稍有倾斜，就会将秧苗种到脚印孔中，秧根沾不着泥土，风一吹，秧苗就浮上水面。浮得多了，被人发现就会嚷嚷：“放竹排了！倒汰了！”你会脸红心跳，手忙脚乱。种田时，左手要不紧不松地握住半只秧把，还负责不停地分秧；右手根据需要，向左手不断地索取。总而言之，人的四肢和眼睛乃至全身的各个部位都要和谐地配合，才能把田种得又匀又直。

记得我刚学种田时，父亲在一旁示范。他种的田行很直，秧也分得匀，每棵稻直竖起来，简直成一条线。当田行稍有偏差，他又不放心地将秧苗拔出来重新种，这棵挪挪，那棵移移，简直如蜗牛在爬行，人家都瞧不起他。可他对我的要求却是如此的严格。他教训道：“秧要分得均匀，眼睛要看前面，左胳膊不能按在膝盖上，要种得快，不许直起腰……”显然，他自己所不能的却要求儿子替他争一口气。一旦被他发现种得慢了，或直起腰来偷懒，他就会瞪起眼珠子大发雷霆。可我又不是那么的不争气，种得久了，腰腿酸疼得难忍，额头上大汗直冒。真想一屁股坐在水田里歇会儿，又怕招来一顿挨骂。有时种得太专注了，忽然觉得小腿痒痒的，手一摸，三四条蚂蝗叮住腿肚子，饱胀得通红通红的。我慌乱地摘下它们，用指甲狠狠地拧成两截，鲜血四溅，水里一片殷红。这时前面的人追了下来，我顾不得摘蚂蝗了，偶尔捋几下腿。我知道一旦被人“关”在中间，就走不出来，也匀不着秧把，那种窘态是难以想象的。有时恰巧与同龄的小伙子们排成一行，社员们故意怂恿喝彩，一个个如猛虎下山，争强好胜。我也不甘示弱，使出全身解数，直种得汗流浹背，眼冒金花。蚂蝗们吃饱了滚到田里，又来了一批，全然不知道吸了多少血。庆幸自己种到了田尾，登上田岸，腿肚子还不住地流血，毫不在意，欣赏着自己笔直的田行而兴奋不已。

经受了无数次血与汗的洗礼后，我们生产队有了许多种田能手，每年的早稻能保证“立夏关”；晚稻能保住“立秋关”，粮食年年丰收，博得了邻近几个生产队的青睐。文革时期，生产队长还常常派我们年轻人支援兄弟生产队抢救抢收，他们都说我们队里个个是种田能手，受到了盛情款待。我也没有给生产队丢面子，父亲也不再怒目相视，高声谩骂了。在艰辛的种田实践中，我也渐渐入门了。



静
年
月
日

题字 吕益军

状元峰 (春华秋实 摄)

总有一处风景会打动你

——读毕淑敏《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

●静观

人，是活在关系中的群居动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却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在物质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却逐渐淡漠疏远了。试问忙碌的人们：你有多久没亲近大自然了？你有多久没有审视自己的灵魂了？

给自己安排一次旅行吧，让我们被琐碎磨损的生命里，张扬起绿色的旗帜。让我们在刻板疲惫的生活中，注入新鲜的活力。

《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是作者在环球旅行后的心得。这是一场放纵心灵的环球旅行，也是一次与自然与灵魂的深入交流。正如文中所说的：旅行最美妙的感觉，就是它在不断轻声提醒我们——你所知甚少，而这个星球如此美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繁琐，跟随作者的脚步，踏上这次旅程吧。

埃德蒙顿，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小城，是毕淑敏文中的第一站。清冷的安宁和无以言说的静谧，是埃德蒙顿留给她的冬日怀想。当她站立在距地面150米之遥的顶层上，俯瞰着完整圆滑的360度地平线，那拥抱着高楼大厦的细密森林，在无形中给了她一些关于生命的诠释。

当冰川时期结束，大地回暖，冰川之水缓缓汇入大海，巍峨的群山和浩瀚的海洋之间，进行着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构成了大自然的诡异奇观，这就是关于挪威峡湾的前世今生。在《国家地理旅游者》杂志中，挪威的峡湾是首屈一指的旅游目的地，千米高的山峰无声地肃立于海的两岸，万丈绝壁紧紧钳住一泓蓝水，那来自于冰川之上的水，伴随着潮汐一呼一吸。李白有诗云：“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放眼峡湾里的瀑布，却是一道接着一道，如万马奔腾，注入幽深的谷底，汇成一汪小小的泉。游笔至此，作者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生当做瀑布。是啊，若能无拘无束，悠然自得地融入海的怀抱，那该有多好！

还记得小学时唱过的《苏武牧羊》吗？“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这“北海”其实并非大海，而是俄罗斯的贝加尔湖。贝加尔湖是全球历史最久远的湖泊，迄今已有2500年历史；这也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之一，时逢7月，已有寒意沁骨，若到冬天，更是锥心刺骨的冷。而苏武，却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在这人迹罕至的贝加尔湖畔，一待就是19年。此刻，且让我们陪着作者踽踽于贝加尔湖畔，寻觅着苏武的气息，异域的马尼亚们，中国人何以对贝加尔湖情有独钟，你明白了吗？

“贝加尔湖水怪”的传说，一度给这古老的湖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实，除了水怪，

贝加尔湖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着人类的探索与发现。

据说，埃及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国度。未去过埃及的你，将无法想象那里的神秘。与中国一样，埃及也曾经拥有过一位女王，这就是女法老哈特舍特谢晋。在她手握权杖的二十余年里，经济繁华富庶，社会清明安定。但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又怎么会容忍一位女性担任法老呢？她驾崩后，雕像随即被焚毁砸碎，墓穴被洗劫一空，古埃及的男人们，又是多么希望她的这段历史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啊！但任何人都无法抹杀历史真相，几千年后，历史还是给了她最公正的评价。且看今天的埃及，在那尼罗河对岸帝王谷众多的祭庙中，她的神庙是最优美最典雅的。

让我们来读一下这段文字吧！这是哈特舍特谢晋在自己碑上所写的：“未来看到我的纪念碑并讨论我的所作所为的人，切勿说一切不曾发生过，或将它看作我的自我吹嘘，而应称颂她当之无愧，她的父亲也深感安慰。”

“冻顶百合”——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关于“晶莹香花”的联想，这是一个等同于“浪漫”或“美好”的词汇，但实际上，与之相关联的却是无奈与沉重。那一年，毕淑敏走进了台湾第一高峰玉山，邂逅了传说中的冻顶乌龙，从而激发了一场关于利益与环境的深思。产自玉山峰顶的乌龙茶，因茶品上乘而倍受人推崇，那可观的利益，驱使着当地农民毁林种茶，于是，天然的植被遭到侵袭，清澈水源受到农药的污染，曾经深邃清丽的山谷遭遇了灾难性的破坏，而这源头，却是来自美好的事物——冻顶乌龙。难道美丽也有错吗？

这又令我们的作者想到了百合花。同样的，百合花也因为她的优雅、圣洁受到世人的青睐，但谁能料到，娇美的百合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危机呢？百合对养分的要求较高，它得生活在山坡疏松干燥的土壤中，周围须无大树遮挡，也不可能种植其他植物。于是，土壤在几年后逐渐沙化，百合虽美，土地却飞鸟走石。“时到今日，我再也没有喝过一口冻顶乌龙，我家的花瓶里再没有插过百合”——医者仁心，一缕悲悯，几许怜惜淡淡地飘荡在她的字里行间。

在我看来，旅行，其实不仅仅是一次自我的放逐，更多的，是对世界的反思，对生命的体验，对心灵的叩问。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场旅行会触及你的灵魂，总有一处美景会打动你的内心。当我们背上行李走向前方时，也许我们会发现，这个对贝加尔湖情有独钟，你明白了吗？

或许，这也是本书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

童年的味道

●林华烨

去少年宫接儿子的时候，看到广场上有农妇挎着个竹篮，在兜售野生的红莓。只见她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粒粒鲜红的莓子，放在透明的小号塑料碗里，视若珍宝地一排排摆放在自己跟前。看着这新鲜红润的莓子，不由地口舌生津，记忆飘飞到了童年的小山村……

这是小时候山里常见的一种莓子，叫“葛公苗”，是我们儿时的最爱，甜甜润润的，带有青草的芳香。每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总会结伴到路边的灌木丛里去寻找这诱人的美味，享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特殊的馈赠。

我记得，跟这种莓子“同宗”的有蓬蘽、覆盆子、茅莓和蛇莓四种。我们最喜欢吃长得很高的覆盆子，民间也有叫“米葛公”的。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曾写道：“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在我的记忆中，“米葛公”的味道不仅比桑葚美得多，就是如今大棚里种植的草莓也是远远不及的。只不过它们长在幽深的山坳里，植株非常高，一般在一到两米之间，甚至也有两三米高的。这于童年矮小的我们来说，要摘到如此美妙心仪的果子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事。所以，我们只有巴巴地等着上山劳作的父母归来，如若他们见着了“米葛公”，肯定会欣喜地摘来装在帽兜里，以饕家中餐餐的“小馋猫”。说实在的，那时的我们也不仅仅是馋，更有物质贫乏、零食奇缺的“饿”。因此，每每有“米葛公”的日子，就是我们最幸福的节日。我们往往很吝啬地拿起一枚“米葛公”，看得满口生津实在隐忍不住的时候，才肯送到嘴边，轻轻地咬一小口，让果子的酸甜湿润着干渴焦灼的胃，眯上眼睛细细回味着，好久才肯把余下的一半咬进嘴里，甚至于对留有残粒的果蒂还不愿放弃，玩味好半天才肯扔掉。

听老人们说，“覆盆子”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及中药的功效，中医称之为养肾固精缩小便的天然食材。据说上了年纪的男性只要经常服用这种果子，晚上就不用起来小解，夜壶从此覆盖不用，故名“覆盆子”。

相对于“覆盆子”来说，茅莓的味道又要略逊一筹。茅莓的植株一般只有一米左右，长在山坡里、半道上，果子长得比较密，又称“聚事果”，由许多的核果聚合而成，但是单果很难采摘，往往一摘果粒就碎裂糊了一手甜腻，一般我们会连着茎叶一起折拗下来，在带着刺儿的枝叶上“啃食”，也别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刺激。

这样，对于孩提时的我们，最适合的莫过于蓬蘽了！蓬蘽也就是普通的“葛公”，它的植株呈匍匐状贴地生长，高度一般不超过膝盖。春天的时候，它便开起了白色的小花，藤蔓上长有刺，花谢后便结出青青涩涩的果来，再过月余，果实由绿转黄，再相继变红。蓬蘽的味道酸中带甜，往往果子最红最甜的都要被一种毛毛虫先行“品尝”过。那时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那条上下学的路上，有一个水库，水库沿的山坡上灌木丛生在乱石堆中，那一丛丛的蓬蘽就是我们最向往的乐园。只不过上学路上不敢造次，但是放学时，我们会飞似的匆匆掠过其余的普通路段，直奔这片有蓬蘽的坡地，一边找寻一边惊叹，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全然不顾西天的落日坠下山头，直至天色昏暗看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刺丛，这才惊慌失措地返回马路，带着一串串用茅草茎串成的“彩珠串”，且喜且忧地奔回家去……

春天草木茂盛，也多虫蛇。采茂密的灌木丛深处蓬蘽是需要慎之又慎的。记得那次看到路边深处，隐隐约约有鲜红大个的蓬蘽，顾不得原想则去采摘，只听草丛间“窸窣窣窣”一阵响动，定睛一看，七魂吓走了六魄，天哪，一条好大的蛇从脚边游进丛林深处！我们顿时呆若木鸡，伫立良久，心底默念“人有人道，蛇有蛇道，各不相干，借过借过”，等蛇爬远，便飞也似的冲出灌木丛，任凭再红润饱满水灵的果子也吸引不了了。然而，对于我们经常走动要去采摘的场地，我们是深信不会有蛇出没的，因为毕竟蛇也是要怕人的。但是，毛毛虫们却没那么聪明，它们总是依附于最鲜嫩的枝叶、最丰盈的果实上的，我们看到一枚最红最艳的果子时，那粒果子上必然有着一一条甚至多条毛毛虫，那时我们会气恼地捡块石头，把毛毛虫拔拉走，见是刚被毛虫霸占的果子便“虫口夺食”，如若是有啃食严重的，只有哀叹几声又另择他果去了。

至于那种长相水灵鲜红的蛇莓，我们是断断不敢去碰的。听老人们说，蛇莓旺盛的时候正是蛇出洞的季节，蛇莓是蛇专享的，带有低毒，况且淡而无味，还能经常看到蛇莓上有白色的泡沫，有人说那是蛇的唾液，于是即便是蛇莓长得再诱人，即便是满地都是，我们也不愿意在蛇莓处多逗留片刻。能吃的莓子有多种，不一定非要留恋和好奇蛇莓呀！

我不由得惊叹那个年代，那样年幼的孩子明辨取舍的能力了，这是忙于农事的父母根本无暇告知的，只是我们在年复一年的实践中点滴感悟与摸索出来的……

“妈妈，这是什么果子啊？”儿子好奇地看着水果店里看不到的莓子，眼神里满是探究与渴望。妇人见状，便殷勤地递上一粒给儿子尝尝。酸酸甜甜的味道吸引了儿子，他笑着央我买一小碗，我便让妇人选了颗颗饱满、没有虫斑的莓子。

在路上，儿子边走边吃。没吃三五粒，他却不愿再尝了，相比水果店里如许缤纷美味的水果，这蓬蘽只不过是一时的好奇罢了。也许，他们这一辈，再也尝不出我们童年时的味道了……我吃着余下的蓬蘽，一粒一粒，细细地品尝，慢慢地嚼着，不由得幽幽地长叹了口气……

难言

●高怡

浓烈如红霞的爱意
把我消耗至
背着你名字的碑铭

通天的归鸟
不息的河水
都唱着轻盈的恋歌

若我只是我的诗
若你只是这诗里的最苦一瓢
我们便可在
在世人泛滥的爱里
在他们慈悲的目光里
耳鬓厮磨
相拥不醒

若我也可以 让你真切地听到
梦境的白雪
击痛肋骨的心脏
一声叹息里逃过一千个思绪

宁海县跃龙街道兴海中路15号(人民大道245号)房屋承租权网络竞价公告

受委托，对坐落在宁海县跃龙街道兴海中路15号(人民大道245号)房屋承租权进行公开网络竞价，承租期限三年，年租金起价：42400元，保证金：8000元。

标的详细信息、受让条件和报名手续等详见宁海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www.nhztb.gov.cn，国有资产网上交易系统。

联系方式：65131829
宁海县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宁海县房地产管理处 房屋权属证书遗失补证公告

(宁房告[2015]第84号)

根据《房屋登记办法》和《浙江省产权籍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下房屋权利人已提出房屋权属证书遗失补证申请，我处现向社会公告如下：

所有权(共有权)人：章家鸣
房屋坐落：上东国际小区2幢2号1506室/1505室

所有权(共有权)证号：宁房-X0071509号/宁房-X0071549号
本处联系电话：0574-65578217

宁海县房地产管理处

查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2年7月28日，在宁海县前童镇桥头杨村捡到女性弃婴一名，出生日期2012年5月21日。

被捡拾时身穿绿色夹袄，并附有出生年月日字物。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宁海县民政局收养登记办公室联系，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4-65258020
地址：宁海县中山东路86号
2015年5月25日

宁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宁海县性病、艾滋病防治监测中心

诊疗科目

- 妇科专业
- 皮肤科专业
- 预防保健科
- 传染科(泌尿疾病)
- 性传播疾病专业

12.1世界艾滋病日(HIV免费检测)

妇科专业、传染科介绍：
由徐遐玲主任坐诊，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从事妇科、泌尿疾病、前列腺炎临床工作四十多年。擅长治疗多种妇科疾病及疑难杂症；专治各种男女性传播疾病、性功能障碍；全面开展康复咨询及指导。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号：(浙4)医广[2015]第04-15-0401号

地址：宁海县跃龙街道塔山路3号(跃龙山脚原卫生防疫站)
咨询热线：0574-65529586 65577178